

南宮青雲 著

少俠多磨難



# 少侠多磨难

上

南宮青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内容提要

一代武林宗师悟苓大师使用过的“白玉钵”流落人间，江湖上连番掀起狂涛恶浪。

“金风剑客”云家树偶获白玉钵，竟遭灭门血灾，幸存的妻儿也因此历尽凌辱和磨难。人言自古英雄多磨难，又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云家树之子云飞偶遇世外高人，练得一身好武功，毅然担当起拯救武林众生的大任。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英雄末路 .....  | ( 1 ) |
| 第 二 章 | 小子出山 .....  | (27)  |
| 第 三 章 | 白玉钵 .....   | (44)  |
| 第 四 章 | 造化小儿 .....  | (61)  |
| 第 五 章 | 白马公子 .....  | (79)  |
| 第 六 章 | 贪得无厌者 ..... | (105) |
| 第 七 章 | 七巧书生 .....  | (132) |
| 第 八 章 | 丑女心思 .....  | (171) |
| 第 九 章 | 百毒天尊 .....  | (190) |
| 第 十 章 | 虎王威儿 .....  | (214) |
| 第十一章  | 烟雨索魂弹 ..... | (244) |

## 第一章 英雄末路

这是在贵州边境普安县通往云南首府昆明的驿道上。天气阴沉，四野空旷无人，显得分外凄离、恐怖。随着车声，出现了一辆墨绿镶金的四轮篷车。

篷车积满尘沙，车帘低垂。

驾车的，是位四十岁左右的虬髯壮汉。他正挥舞马鞭，驱赶遍体汗水淋漓的长程健马，风驰电掣，疾驰而来。

篷车帟帘之内，忽然传出一声女性的呼问：“大哥，到滇池还有多远？”

那虬髯壮汉一面快马加鞭，一面答道：“刚过胜境关。怎么着？二弟的伤势有变化吗？”

又一个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答道：“不要紧。大哥，我挺……挺得住。”似是用着很大的气力。

那女性的声音又急急地说：“家树，快别说话，说话伤

神……”

驾车壮汉微微一震：“弟妹，二弟元气大伤，你再喂他一粒‘碧鸱凝神丹’，让他好好躺着。”

说着，戛然停车，翻身纵落地面，掀起帏帘，从怀中摸出一只小巧的翠绿色古雅药瓶，往车厢里递去。

帏帘起处，只见车厢内或坐或卧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

中间躺着的一个男人，体态丰伟，呼吸时急时缓，面色蜡黄，显得病态恹恹，却仍透着一种豪迈的气质。原来他正是名震三湘的“金风剑客”云家树。

旁侧坐着他的妇人，黛眉深锁，一脸重霜，显得楚楚切切，惹人爱怜。

小男孩年约十二，坐在车厢前端，目光闪烁如星，望着他的父母。

这“金风剑客”云家树，与驾车的虬髯壮汉“铁掌追魂”霍丁山，还有“逍遥秀士”柳十八，乃是共生死的金兰兄弟。

三人籍隶三湘，平生仗义，素行刚直，早年连袂游侠，患难与共，人称“湘江三友”。后来，“金风剑客”云家树与段春霞黛眉妇人结婚生子，三人均已步入中年，这才相约一年一聚。

却说段春霞伸手接过翠绿玉瓶，云家树又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哥！”

霍丁山慌忙道：“二弟，有话吃完药再说吧。”

段春霞旋开瓶盖，倾出一粒翠绿色药丸，送入丈夫嘴里，顺手取过水壶，喂他喝了口水，要他闭目养神。

一盏茶工夫，云家树脸色逐渐好转，忽地睁开英气逼人

的双目，长叹道：“想不到我云家树叱咤一生，素行正直，竟落得如此狼狈！”

霍丁山安慰道：“二弟不必忧虑。想那‘纤手医圣’医理通神，妙手回春。此去碧鸱山不过大半日行程，只要找到她老人家，何愁你三阴绝脉之伤不能即日痊愈？你还是安心养神吧？”

云家树脸上一丝苦笑，道：“谚云：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五日来，承蒙大哥照顾，得以苟延残喘。但我刚才服药之际，运功助药行气，发觉伤势正在急剧扩大，已波及生伤之桥，只要蔓延到督脉，就算观音降世，也将无能为力了。再说，还不知能否找到‘纤手医圣’呢。”

说到这里，他看着娇妻爱子，又道：“大哥您连日不辞辛劳，亲自驾车求医，义薄云天，不仅小弟铭感肺腑，即您弟妇与飞儿，亦将永戴厚德，没齿难忘！只怕大哥的一腔情义，俱落空泛！”

话声甫落，段春霞早已泪珠涟涟，无限悲切地叫道：“家树！家树！大哥不是说曾在碧鸱山见过‘纤手医圣’吗？她老人家还赠过大哥这瓶‘碧鸱凝神丹’哩。我们会……你也会好起来的！呜呜……”

云家树道：“‘纤手医圣’如闲……”  
也会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一旦不幸，你与飞儿孤儿寡

这时，车厢前端的小男孩——  
“父亲，您坚强些，我们一定能  
路吧。”

霍丁山翻身跃到篷车前座，

声，又疾奔起来。

数月前，云家树偶获一唐玄宗时，东海普陀寺悟长法师遗物——白玉钵。传说这只白玉钵内藏悟长法师创造的一套“虚灵七式”剑法和一招“昙花掌”。武林人物听说，即眈眈相向。

霍丁山也听说此事，马上奔往云家庄，深恐云家树遭遇不测。就在他抵达之际，云家树被一蒙面人一掌打得三阴绝脉受伤。

……那时情景不堪回首。云家树躺在车内思绪纷纭。忽听得车厢外一阵响动，紧接着篷车又戛然停住。

驿道两侧，忽然纵出七八位黑巾蒙面的黑衣劲装大汉，形成一个半圆，将篷车拦住。霍丁山下车拱手道：“在下‘铁掌追魂’霍丁山。不知诸位有何见教？”

那群蒙面大汉闻言哈哈大笑。

接着，“嗖”地一声，从中跃出一位，手提阔叶铁桨，一声不吭，一招“横扫千军”先发制人，向霍丁山腰间劈来。

霍丁山闪身撤步，让过来势。

霍丁山空，铁桨一翻，跟着一招“推波逐浪”，挟带

霍丁山不讲江湖礼数，一言不发，便  
五尺，大喝道：“霍某与朋友何

浊浪滔天”，一溜乌光，直取霍

霍丁山地扬出，一股劲气，劈向铁桨。



手掌与铁桨相碰，双方俱是一震。

此进彼退，卸势还招，俱是凌厉威猛之极，转眼已有二十余招。

霍丁山号称“铁掌追魂”，掌上功夫自有独到之处，人又美称曰“掌上千秋”。那壮汉虽凭一支阔叶铁桨，招式诡异，又岂是他的对手？他暗自忖道：“贼众我寡，且二弟亟待求医，不宜恋战。先毙此人，再作计较。”

转念到此，一声长啸，一招“春雷滚滚”，赫然打出。

贼群眼见不妙，又跳出五人，旋即将霍丁山团团围住，跃跃欲上。伫立一侧的另外二个壮汉之一，蓦地一声断喝：“兄弟们，闪开！”

话声未落，已闻“嘶嘶”破空之声。霍丁山抬头见黑影飘忽，繁星闪烁，象电闪雷鸣，赫然扑来，心中一震。急切间不及细察，掌发“劲气弥空”，向外推出。

一阵“噗噗”连响，漫天银星，纷纷炸裂。

刹那间，霍丁山身中无数细如毫发的淬毒银针，一声闷哼，倒地身亡。

“金风剑客”云家树骤闻闷哼之声，方知义兄必有变故。手足连心，当下竟不顾身负重创，忍痛抽出一支长剑，翻身而起。

段春霞大惊道：“你？”

云家树推开她，扑向车外。

他突觉体内一阵痉挛剧痛，眼前金星直冒。竟以剑作杖，兀自站立不住。

“好一个‘金风剑客’！”

云家树摇摇晃晃，只听得周遭一片狞笑，猛地一道黑影

飞来，他慌忙用剑挡去，接着他的“华盖”重穴受到重重一击，人与剑都被打翻在地。一声惨叫，一阵抽搐，云家树口吐鲜血，猝然死去。

好突然的变故！段春霞眼见丈夫惨遭毒手，竟惊吓得呆若木鸡。

蓦然间，车内又扑出一人，却是云家树的爱子云飞，大叫：“阿爸！”向父亲尸身扑去。

众蒙面壮汉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原来是云家小公子。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就在云飞被一双大手拎起，他又踢又咬又叫之际，就在段春霞更加惊骇万分之际，天空中又是一声断喝：“住手！”

原来是“飞龙堡”堡主“七巧书生”潘乘龙！

众蒙面壮汉道：“潘先生有何见教？”

潘乘龙道：“诸位未免太残暴了吧？竟连一个弱小的孩子也不放过！”

众蒙面壮汉中两位耳语了一会，道：“既是潘先生出面，我们就饶了他母子。就此别过。”

说罢，把小云飞向潘乘龙扔去，掉头就走，眨眼不知去向。

潘乘龙把小云飞放下，小云飞母子即扑向云家树，抱尸痛哭失声。

潘乘龙道：“表妹，人既已死，不能复生，还望表妹节哀。不知表妹何去何从？”

段春霞一张泪脸徐徐抬起望着他：“云郎既去，我还活着干什么？”复又抱尸痛哭。

潘乘龙长叹一声，道：“表妹夫遭此毒手，潘某一定要查

明凶手，为表妹作主报仇！表妹夫虽死，尚有表侄年幼，表妹岂可弃之不顾？还望表妹三思。”

段春霞惨叫道：“这叫我孤儿寡母的如何是好哇！天哪！啊……”

潘乘龙道：“表妹若是对我放心，就到我堡上住上一段时间。你一个柔弱女子，在外着实危险。小云飞年幼，总不能让他在江湖风险中流浪终日。需知江湖凶杀，往往祸及后代。小云飞……”

段春霞心头又是一震，蒙面大汉拧起小云飞的情景赫然重现脑际，不由得惶然失措，抬头向潘乘龙望去。潘乘龙正双眉紧蹙，一副感慨忧虑的脸色。

良久，段春霞幽幽一声长叹，道：“芷江云家庄已化为灰烬，我与飞儿已无家可归，准备前往茶陵我娘家去。”

潘乘龙道：“段家一个书香门第，怎能保护你和飞儿？只恐你又祸及父兄啊！想我倚仗着‘飞龙堡’，纵有千军万马来犯，总能抵挡一阵。”

段春霞呆呆地道：“既如此，那就感谢表兄的美意了。”

潘乘龙大喜，道：“表兄妹，理应如此。”旋取剑代锄挖坑，要掩埋两具尸体。

这时，小云飞一声不吭，从霍丁山身上取得隐泛蓝光的银白小针一枚，看了挖坑的潘乘龙一眼，悄悄藏入怀中。

潘乘龙将两具尸体掩埋妥当，还剑入鞘，率领云飞母子，插土为香，眼泪婆娑地祭奠了一番，乘上那辆墨绿色镶金篷车，过曲阳北行入川。

路上夜宿之时，潘乘龙自言从云南访友而归，又问及“白玉钵”。无奈段春霞一问三不知，潘乘龙非常失望。

车行甚速，走奉节，过叙永，折道东行，复越巴东，在宣汉两匹健马暴倒。潘乘龙买了一匹，与自己的“千里赤龙”宝驹合作一处，套上辔头继续征程，穿过万源、星子山入陕，一路倒也平安无事。

潘乘龙之所以不走剑阁官道，据说是避免武林人物纠缠。他申言并非是惧怕，而是为了减免不必要之阻扰，早日抵达“飞龙堡”。

“飞龙堡”堡主潘乘龙，以其身法、手法、剑法、掌法、暗器、心机、待人处事等七巧见诸武林，人称“七巧书生”，武功自成一家，威震大江南北。他高踞篷车前座，扬鞭驾车，一般武林人物怎敢轻捋虎须？

不过，车过佛坪以后，沿途陆续发现三三两两的武林中人，其中不乏成名之辈。这情形，不禁令心机深沉，行事诡谲的“七巧书生”心中紧了又紧。

这日，车至兴平，不过酉初时分，潘乘龙破例提早落店。梳洗用餐毕，照例嘱咐段春霞母子好生休息，自己也径直回房去了。

段春霞新遭家毁之难，又逢亡夫之灾，终日以泪洗脸，悲痛万分。此刻，稚龄爱子，酣然睡着。此去寄人篱下，不知是福不是福！

回忆十五年前，潘乘龙曾对自己妄图非礼，若非巧遇云家树，怕不被其轻薄？

想不到潘乘龙竟不计前隙，援手于危难之中。

虽然，她觉得潘乘龙仍未脱暴戾奸诈之气，但言词之间，似又情真意切，却不知是何用心？

段春霞脑中思潮起伏，千缠百结，辗转难眠。恍恍惚惚

地，不知过了多久，忽闻一声轻响。她闻声坐起，只见窗户半开，月色照见窗棂上一张字条。她取下一看，上面写道，“前途危机重重，望忍辱负重，当绝处逢生。”笔划虽然纤细，笔力却甚是道劲，有如铁笔挥就，力透纸背。没有落款。

旋即听见潘乘龙在窗外轻声问道：“表妹，夜深了，你怎的还没睡？”

段春霞急忙将字条揣入怀内，答道：“我在关窗，就要睡了。”

潘乘龙道：“我刚才围着旅店转了一圈，发现不少武林人物麇集兴平。我们得小心才是。不过，一切有我作主。你好生安睡，明早还要赶路。”

段春霞听他脚步走进隔壁，心想：“前途危机重重，是什么意思呢？”

车过蒲城，行在长安道上。潘乘龙自忖离“飞龙堡”已近，方才略略宽心。

蓦地，道旁窜出两条汉子。

潘乘龙心里又是一紧。

来人飘落车前，施礼道：“徒儿恭迎恩师回堡！”“属下恭贺堡主得手！”

潘乘龙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徐兄与琦儿。哈哈……”

其中少年闻言道：“师父，敢是路上有麻烦吗？”

潘乘龙向着那位身着儒衫，颌下三髯，手摇羽扇的瘦老头道：“麻烦倒是没有。不过，长安道上，影影绰绰有不少武林人物相随……徐兄，请率琦儿先行回堡，我随后就到。”

那少年自丛林中牵出两匹马来，两人躬身，上马飞驰而去。

篷车继续前进。不久，便见一座寺院，正是这奉中一带誉为万家生佛，象征“慈善”的潘家庄，武林人士视为神秘之窟的“飞龙堡”在暮色下它显得十分阴森、恐怖。

篷车刚刚到达“飞龙堡”前，倏地灯火通明，护庄吊桥，缓缓落在护庄河上。

这时，两扇红底金漆的堡门大开，两列手执火炬、紧握虎头九环刀的黑衣劲装大汉，雁翅般排立两侧，神态异常肃穆。

篷车过桥，二列大汉举手于胸，齐声高呼：“恭迎堡主！”

“恭迎堡主”、“恭迎堡主”之声，已声声接传到深宅后院。

段春霞在车厢内暗忖：“潘乘龙好大的威风！”

小云飞依偎着母亲，轻声问道：“到了表舅家么？妈妈？”

段春霞不答，从车厢缝里向外望去——

只见前院花圃亭榭，竹林小溪，景致幽美，与那远山怪石相映成趣。但四周屋影幢幢、暗堡林立、明桩暗卡，戒备森严，令人心惊胆寒。

段春霞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经书，后为云家树妻。云家树乃“太行异叟”之徒，对奇门遁甲、八卦生克之术，涉猎甚深。段春霞虽然终未习武，耳闻目濡，自然通晓。

她眼见这亭院花榭，小桥流水，明桩暗卡莫不是按九宫八卦之术而设。不由凜然，心中想道：“飞龙堡端的是诡谲异常！那夜投书所说‘危机重重’莫不是……”

篷车戛然停在一座大厅前。

潘乘龙掀开帏帘，相请小云飞母子下车。

段春霞但觉大厅内金碧辉煌，甚是气派。从大厅中袅袅娜娜迎出一位美艳动人的宫装妇人和一位娇小伶俐的小女孩。

小女孩与云飞年龄相仿，头梳两根油油长辫，一身翠绿短袄裤，一双明眸，长得十分清秀。

宫装妇人迎上来，向潘乘龙福了一福，笑道：“大哥一路辛苦。这位是……”

潘乘龙道：“哦，二妹，这是你表姐春霞。这是她的爱子云飞。”

又向段春霞道：“这是你翠娥表妹。”

段春霞向潘翠娥福了一福。

潘翠娥却象一只蝴蝶似的，惊喜地握住表姐的手，道：“原来是春霞表姐！十多年不见，好想你哟……噫，表姐夫呢？”又牵起小云飞，道：“飞儿，叫姨姨，叫姨姨……都长这么高了……”

潘乘龙打断道：“翠娥，你表姐旅途劳顿，先派人将‘怡情别院’打扫干净，让你表姐休息。来日方长，以后够你姐俩亲热的。”

空中突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冷哼：“哼！你倒装得情深意切！”

段春霞一怔。

潘乘龙大怒：“什么人？”

这时，他的爱徒丁琦急匆匆赶来，禀道：“呼伦山‘无量怪叟’投帖。”

潘乘龙听罢大吃一惊。

无量怪叟号称“无量”，并非量大如海，而是“没有量也”，量小如勺，毫厘必取。他为人不讲正邪，但凭一己好恶，一身功夫，深不可测，平生做事，甚是怪异。他常年蜃居呼伦山，很少在中原现身，而每一次现身则必有所取。因此，武林中人，但闻怪叟之名，无不避之若蛇蝎，不敢招惹。

如今怪叟竟投帖“飞龙堡”！

“七巧书生”潘乘龙正在错愕，又奔入一名黑衣卫士，禀道：“堡主，‘无欲上人’求见！”

潘乘龙激愤异常，大叫一声，只听见“噗”地一声，劲装大汉被推出一丈开外，倒地身亡。

这情形，看在段春霞母子眼里，不由得直棱棱地打个寒颤，暗忖：“好毒的人！好毒的身手！”

潘乘龙镇定了一下情绪，对丁琦道：“你去说，潘某立即出庄迎接。”

丁琦领命飞奔而去。

潘乘龙回头向段春霞道：“麻烦来了。你且随翠娥到别院休息去，我去应付他们。”

潘翠娥旋即招呼表姐表侄向后院而去。

穿过一条曲折迂回的回廊和一道围墙，便到了“怡情别院”。

院内是座小楼，楼房四周花木扶疏，十分雅致，堪称“怡情”，只是庭院幽深，未免凄清。

潘翠娥领着段春霞母子步入客厅。客厅内非常雅洁。左边是书斋，右边是琴室，楼上是寝处。翠娥四周望了望，向段春霞道：“表姐对这间别院还满意吗？”

段春霞点了点头。



翠娥唤来一位丫环，向段春霞道：“她叫慧儿，以后就由她服侍表姐饮食。表姐如有所需，可差她去办理。但千万别随意离开这里。你休息吧，我明儿再来看你。”

又叮咛了慧儿一番，才娉娉婷婷地离去。

慧儿十四五岁模样，面貌玲珑，做事也利索，不一会便将卧房收拾停当，然后请安离去。

小云飞睡着了。段春霞独坐妆台，忧伤绵亘。又独自踱出卧房，凭栏远眺，渐入沉思。

卧房内，窗户突开，进来一个纤小人影。来人显然对房内情形熟极，略一扫视，轻轻向云飞床沿摸来……

云飞惊醒，望着她道：“是你？你要干什么？”

原来是在厅中出现的那个长辫的小姑娘，潘乘龙的女儿潘碧华。

碧华将食指竖于嘴边，示意轻声。悄声问：“我们到前面玩去好不好？”

云飞道：“翠姨不是叮嘱我们不要离开这里吗？”

碧华道：“前面来了两个白胡子公公，真好玩，你到底想不想去看？”

“要不要告诉我妈？我妈呢？”

“你妈在露台上。不用打扰她了，我们快去快回。”

碧华又道：“你会轻功吗？”

云飞摇头，道：“我只会内功。”

碧华想了想，开门让他出去，又把门关上，自己却从窗口跃了出去。

两个小孩手牵手，向前院疾奔而去。到达大厅，悄悄自